

# 致不能忘怀的童年记忆

刘学俊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打造的部分动画形象

每当70后、80后、90后聊起童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打造的那些动画形象都是绕不开的情结。500多部经典动画作品、无数经典动画人物形象，打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中国童话世界”，陪伴几代人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如今，当年沉迷这些动画片的孩子们大多都已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他们深藏心底的那份回忆和温暖却不能忘怀。

细数每一部动画作品，都是匠心之作，都是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中国造型的浓厚表达，比如《哪吒闹海》里千年编钟的历史韵味，《三个和尚》中木鱼笃笃的悠远禅意，《大闹天宫》里京剧锣鼓打击乐的独特魅力……这些经典艺术作品的音乐，使这些代表中国动画巅峰水平的佳作在视觉和听觉上达到高度和谐统一，经岁月长河而历久弥新。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1961)，第一部影院动画长片《大闹天宫》(1964)……上美影通过对中国民族风格的道路探索，奠定了“中国学派”在国际动画界的地位。

2023年，在中国动画百年之际，中国广播艺术团(中国电影乐团)取得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将《熊猫警长》《哪吒闹海》

《葫芦兄弟》《大闹天宫》等多部上美影经典动画音乐搬上舞台，形成《童年放映机》上美影原版动画交响视听音乐会。音乐会以交响乐的创新改编为基础，囊括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具有代表性的动画片配乐，交响乐与中国民族乐器融合对话，板胡、唢呐、竹笛等民族乐器轮番登场。“西风国韵”的融合之美让动画人物在音乐的塑造下更显生动立体，赋予其角色鲜明的个性和故事丰富的戏剧性。

如今，《童年放映机》上美影原版动画交响视听音乐会的足迹已遍布十多个城市，每到一地都会获得当地大朋友和小观众的热烈欢迎。在这场音乐会中，他们学习与感受《三个和尚》的团结协作、《哪吒闹海》的正义勇敢、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英雄气概、《葫芦兄弟》的惩恶扬善、《雪孩子》的纯洁友谊，讲述《没头脑和不高兴》欢乐逗趣的故事，等等。在音乐的演绎中，孩子们聆听精彩、收获感动。

为了更好地传播这些动画经典，结合音乐会的台前幕后故事、现场演出素材等，我和我的团队还拍摄制作了10集国际交流音乐文化微纪录片《聆听中国动画之音》，预

计今年6月在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多个海外平台账号推出。在微纪录片中，我们首次从中国古典民族乐器的角度去诠释中国动画的音乐文化基因，比如从水墨与古琴融合的角度去探索中国水墨动画《山水情》的中国意境美；从三种胡琴的不同音色去探索动画片《三个和尚》里人物细腻的渲染手法，了解中国胡琴文化；从《大闹天宫》中经典的打击乐配乐，去探索中国京剧文化精髓。值得一提的是，我和我的团队有幸采访到几位年过八旬的艺术家，比如著名作曲家金复载、古琴演奏家龚一，也采访了《童年放映机》上美影经典动画交响音乐会幕后的策划、改编作曲、演奏家、指挥家等，他们各自对中国动画音乐文化的理解，让我更加懂得如何展示中国动画音乐的独特魅力。

对于这些动画经典，我们尝试以不同音乐演绎形式来呈现给童年。比如去年10月7日的“运河奇幻之夜——致敬中国动画百年上美影视听交响音乐会”，让观众一边观看露天银幕经典动画片，一边聆听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原声配乐，沉浸式地重温童年记忆。今年5月3日，中国电影乐团还特邀北京春天童声合唱团，带来《大闹天宫奇妙夜——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视听交响音乐会”。

能称得上经典的，一定是经过时间检验的艺术作品。就像上美影的动画片，经过几十年考验，它们依然受到孩子们的喜爱与欢迎。而作为文艺工作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本职和履职的结合中，我觉得我有责任用音乐的形式，让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重温经典、守望经典与传播经典，从经典中汲取前行

的力量。在今年2月，国家广电总局新开设“重温经典”频道，《红楼梦》《四世同堂》《西游记》……这些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播出。按说相声是“吃新不吃旧”，老百姓喜欢听新相声，因为第一次听觉得特别好笑，再听一遍“包袱”就都知道了。但是经典的作品不一样，你明明知道“包袱”在哪儿，你还会“乐”，觉得它特别有意义，而且特别有哲理。

当然，新时代新征程上，除了守望经典，还要探索如何真正地创造经典。不久前，由中国广播艺术团(中国电影乐团)原创打造的《棒棒大师·鼓舞京城》中国电影乐团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在北京上演。音乐会由中、德两国作曲家联手创作，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化视角，其故事以擅长中国大鼓的小狮子和它的好朋友——拉二胡的知了弟弟、吹笛箫的小鸽子、弹三弦的小乌龟(中国民族乐器代表)，还有猫咪交响乐团拉小提琴的首席猫(西洋乐器代表)为主要人物，展开一个寻找乐队小伙伴，大家齐心协力让中西音乐文化融合交流、携手组队参加比赛的有趣故事。充满童趣的故事、鲜活生动的多媒体视频画面、风趣幽默的表演、精彩绝伦的交响乐现场演奏、妙趣横生的小游戏互动、趣味满满的音乐知识讲解，以及沉浸式的艺术体验，让孩子们感受音乐独特魅力的同时，也体悟文明互鉴之美，传递友谊与爱心。我想，这就是经典所应释放的一种前行力量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

## 那一抹红色 ——献给红领巾少年

高洪波

那一抹红色，  
环绕过我的脖颈，  
童年的味道，  
才因此回味无穷。

那一抹红色，  
洒染过我的少年，  
队旗、队鼓、队礼，  
才让我浮想联翩。

那一抹红色，  
无比亲近中又异常遥远，  
半个世纪的穿越，  
不，已经过去了一百年，  
红色依然鲜艳，  
红色照常亮眼，  
红色沉重中有嘱托呀，

红色是希望的曙光，  
红色是号角连天。

那一抹红色，  
飘过峥嵘岁月，  
越过群山连绵，  
在波涛声里闪动，  
在历史面前呐喊。

那一抹红色，  
环绕着一代代的中国少年，  
队旗飘飘，队鼓声声，  
队礼肃静庄严，  
永远的少年先锋队，  
红色，驻守在我们心田。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 专栏·辛闻琐记

万峰林是世界自然遗产，坐落在贵州、广西、云南的大山腹地。随着贵州省的县县通高速公路于2015年底竣工，去地处黔西南兴义的游客越来越多，海内外的客人们去游览万峰林的也越来越踊跃。几乎所有的朋友，在碰到我时，都会眉飞色舞地谈到他们对万峰林的观感。

我是年轻时代看到万峰林的。那个年头，万峰林还深埋在贵州黔西南的大山深处，无论是省城贵阳，还是名城遵义的文化、旅游界人士，都没人给我提起过这一景点。

记得我第一次去兴义，清晨8点在观水路门口的省文联宿舍前出发，到达兴义的招待所时，已经是晚上9点过了。路途上整整走了13个小时。

从贵阳到兴义，那时的盘山公路里程，共计361公里。那一年，省文联刚刚进了一辆伏尔加小轿车，领导说，开伏尔加去吧，路途上安全点。颠簸到兴义招待所客房里住下来，我心算了一下，平均每小时，走了30公里不到。

疲倦是疲倦，不过我一点也不懊恼，反而觉得不虚此行。只因为一路驶来，我翻过了花江坡，总算爬上了72道拐。

由于高速的开通，曾经名声很大的72道拐，现在很少有人说了。

电影和电视剧《24道拐》的播出，让人只知道贵州山路的24道拐，反而把72道拐埋没了。其实在贵州，翻山越岭的大山公路中，九道拐八道拐的说法很多。我插队落户的修文县，紧挨着省城贵阳，坐长途客车，也要翻越一个叫作七道拐的大坡。记得好几个上海女知青，在车过七道拐大山坡时，晕得都吐了。

吉普车不断挂挡，好不容易盘旋着爬上72道的花江坡山巅时，我们这些坐车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连声说：“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司机停了车，边搓着刚才紧握方向盘的双手，边对我们说：“第一次翻越花江坡，你们可以好好地看看这一面的山。”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天哪，我们看见的是一幅何等气象万千的大山的海洋图景啊!

只见高耸的花江坡前方，一览无余地坐落着千座山、万座峰。所有的苍山翠岭在阳光灿烂的照耀之下，仿佛在沸腾、在飞升，在缭绕于峰岭间的雾岚中浮动。

花江坡太高了，屹立于群山之巅的花江坡顶，山风呼啸着，拂动我们的衣服。我们互相之间，只有放大了嗓门吼，才能听到相互说些啥。眺望着眼前千山万谷涌涌浮般的壮丽景象，我只觉得整个身心听见了一阵雄浑苍凉的音乐在鸣奏。似乎有千万个高音喇叭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壮丽的乐曲从风中吹来。又仿佛中国古典音乐十面埋伏中的马蹄声在跳跃。

我震惊而又愣怔地眺望着大自然神斧鬼工在眼前创造的奇景。

受到深深的震撼。司机在朝着我们喊：“可以走了吗?”我们几个第一次过花江坡的客人几

# 万峰林乐章

叶辛

乎异口同声地对司机嚷嚷：

“再看看，再看一会儿!”

其实这只是万峰林乐章的前奏。第二天午后，当我们参加完州文联的换届会，在主人的陪同下参观“下五屯庄园”时，隔着山野间淡淡的薄雾，如此真切地看见了万峰林梦似的乡下好景象。

雄壮宏大的乐声又在我耳畔响起，凝望着万峰林仙境般的景致，我又一次进入无语的状态，久久地欣赏着这一片和昨天在花江坡上看到迥然不同的美景。

心中油然伴着音乐的节奏，升起按捺不住的神往之情。

我对自己说，有一天，我一定要走进万峰林的轻纱薄雾般的云雾之中，去一探万峰林中的神秘世界。

是呀，和贵州的大山结缘了半个多世纪，足足55个年头。老天没有辜负我的心愿和向往，以后的好些年间，我一次次地自远而近、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走进了万峰林，把万峰林的景观看了个够，看了个透彻。

原来这里是布依人世代栖居的家园。千万座山峰之间的平坝地上，盛产水稻和果蔬。挨着山路的石板路上，顺着山势的自然起伏，建起了一座座布依特色的农舍。一代一代布依族老乡，在万峰林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朴实清贫的农家生活。安详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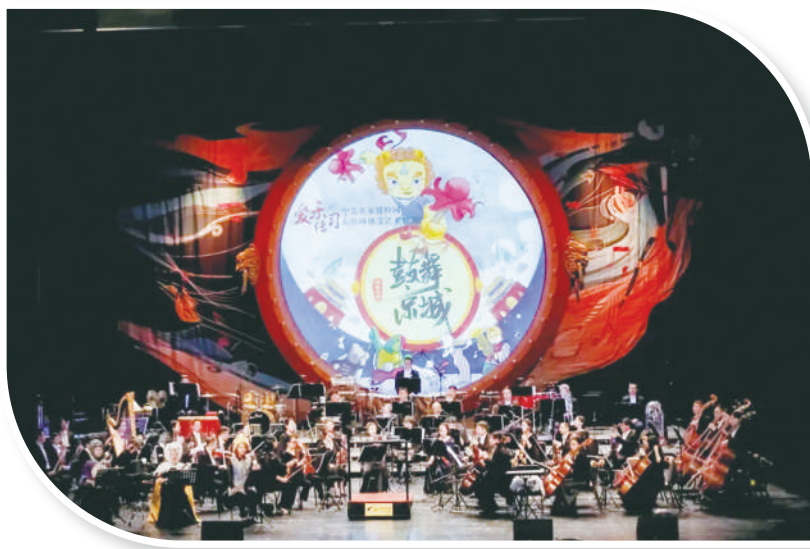
脱贫攻坚的岁月中，如此大美无比的万峰林被评上了世界自然遗产，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客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一睹这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山水皆是画，一路都是景。春夏秋冬的花儿不同，景色变幻，不少客人觉得作为游客看一看不过瘾，干脆住了下来。

布依族乡亲说，这是客人们的热情让我们吃上了旅游饭，越过了贫困线。而今，民宿一座比一座建得更令人流连忘返。宾馆的服务接待设施，也同大山外面的世界接轨。脱了贫的布依老乡，欢欣鼓舞地用他们勤劳聪明的脚步，行走在振兴乡村的道路上。

万峰林的乐章，奏出了更为激越和令人喜悦的音色。

(作者系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 烟火人间



▲《棒棒大师·鼓舞京城》中国电影乐团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

## 篆刻的创作与艺术的成熟

骆芃芃

说到成熟，应该是具有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独立的人格。我以为用于艺术，成熟也应该是同一个概念。印刻多了，字写多了，只能叫技法更娴熟了，并非艺术成熟了。成熟的艺术应该是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成熟不等于熟练，更不代表定型。相反，“生拙”才是“熟能生巧”“巧能生拙”的高境界。艺术贵在“生拙”。“生拙”是归真返璞的归宿，是“烂熟于心”之后走向的“自由王国”，是“人书俱老”之后的“返老还童”。正如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大成若缺”“大巧若拙”。

创作是我专业工作中的主体。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到，自己什么都控制不

了，比如我自己身体的变化，我周围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和事物，而唯一自己可以掌控的，就是我手中的那把刻刀和那块要篆刻的石头。我可以在没有时间或者时间很富裕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任意的一个地方游刃有余地去支配它们——把印章篆刻出来。也许，这就是我为之付出了几十年时间所得到的回报吧。这个回报，就是我创作的原动力。

创作需要一种状态。越是想做好，往往适得其反；越是放松，出的作品越是自如。然而这谈何容易。几乎所有的创作都是有“目的性”的，而“目的性”本身就已经足够造成一种压力。如何让压力减小呢?我的经验是：把明确的用意当作无目的性的；创作中尽量不使用贵重的印材，即使用了，也在所不惜；不要对印章达到的效果期望过高。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相对会自然得多、生动得多。

篆刻的刀法，是印章技法中最直接表现自我能力的载体。学问再大，学养再深，章法再出奇，书法再深谙功力，最终都要用一把刀来表现。所以，刀法是最需要讲究和准确无误的。印章是集文学、哲学、历史、文字学、训诂学、设计学、书法等多种学科之大成的艺术，是最“见精微”的艺术典范。而刀法是实现这一切的唯一的也是最终的途径。

一个人气质的纤弱或雄劲，修养的深厚或浅薄，禀赋和性格的深沉或浮躁，心胸的大度或狭隘，都可以从其印章的刀法上呈现出来。正如三国时代的名篇《人物志》中所提到的“九征”(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一样，初见，即可识人之端倪。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名誉院长)

## 青草芃芃

说到成熟，应该是具有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独立的人格。我以为用于艺术，成熟也应该是同一个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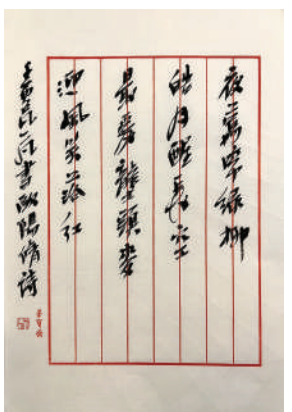
印刻多了，字写多了，只能叫技法更娴熟了，并非艺术成熟了。成熟的艺术应该是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成熟不等于熟练，更不代表定型。相反，“生拙”才是“熟能生巧”“巧能生拙”的高境界。艺术贵在“生拙”。“生拙”是归真返璞的归宿，是“烂熟于心”之后走向的“自由王国”，是“人书俱老”之后的“返老还童”。正如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大成若缺”“大巧若拙”。

创作是我专业工作中的主体。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到，自己什么都控制不



▲二十四节气之小满  
骆芃芃 篆



▲宋欧阳修《小满》  
骆芃芃 书

